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夷

氛

紀

聞

梁廷枏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WT208/0501

梁廷枏撰

夷氛記聞

1080/2017M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夷氛記聞目次

序	一
夷氛記聞卷一	一
夷氛記聞卷二	二二
夷氛記聞卷三	四一
夷氛記聞卷四	六九
夷氛記聞卷五	九三
跋	一
跋	一
跋	一
校記	一









者所困。即無資階。遠廣東之遠。運燕國江浙也。有以夫。近年有謂事工製造。人拾放之。無意拾者。有謂河漢中土。開天辟地。守內河者。有謂不用三合土台。而在空開。有謂天台山。一則不用者。不知是何居心。

夫製造不通。格致中一遺耳。中土開闢最早。在洋人所謂耶蘇未降生千餘年以前。中土古聖。格致所見於經史者。班班可考。如觀天察地。結繩畫卦。始為琴瑟。澗器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日中為市。野采樵。始嘗百草。治疾者。神農氏之王天下也。刻矢剡舟。危金製幣。畫野分舟者。軒轅氏之王天下也。定時成

歲。封山濬川。設官分職者。堯舜之王天下也。而夏而商而周。凡利於民生者。漸稱備焉。可知中土聖教。原以格致為始。不入門首務。古本大華。不分經籍。由知止而後有造。蓋其所學。未之有也。即以此謂知本此謂之正也。即三代下此學漸晦。漢人泥於訓詁。多格致物而不知格制物。宋人更以物為事。說向虛處。則物理學。空談虛說。無所附析。二千餘年來。格致一道。益失其真。有如醫者。互相優優何之。漆室無燈。茫茫莫曉。深可痛也。誠特揭而明之。直理學一途。非泛言性天者所可託。須求物事之理。物事之學。身體力行。庶幾無愧。此豈誠一人創言哉。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又曰。備物致用。作成器以為天下利。處大乎聖人。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禮曰。知者制物。巧者繕之。是物之一字。原從實處探討。所貴格之者。按一物一事。隨時研究。而變通之耳。至備物致用力所在。而包括無遺者。則西經所謂禮樂射御書數六事。為六藝。大禹謨所謂金木水火土穀六科。為六學是。唐詩。五行學云。萬物皆其天地之則。其則其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養生。則其一不可。是以帝王重焉。 向有可以援古證今者。則周禮具在。可覆按焉。考工記於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考皮

之工五。設色之工五。辨麴之工五。等植之工二。罔不備列。今之車削剪磨。磨等事。皆續而充之也。則格致自轉地。欲

與氣既開。序

三

7

其機屬而微至，乃較轉輻以爲直，齒牙以爲抱，固則牙輪，較軸等，古人已有之矣。況所云攻國之兵，欲守國之兵，欲長，即今攻地守地之義乎。攻地守地，皆地宜也。又如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國九新，五戎六狄之人民，以其材用九數六書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即今繪畫五大洲各國輿圖之學，與請派使臣駐各國偵探之義也。保章氏，萬相氏，考日月星辰之變動，十二歲十二月十二辰二十八宿之序次，及王圭氏，掌土圭之法，以測日影，即今天文算學之義也。司險屬，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五涂，以爲阻固，即今擇險隘，設炮台，鑿坑地，疊牆垣，通鐵路，設教道，以圖守險之義也。辨人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即中唐所謂日省月行，計圖稱事，書所謂允釐百工，及工以納言，時而履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可證即今考工匠製機器優劣之義也。象胥，掌蠻夷函詔，詠狄狄之國，使傳土之言，而管悅焉，即今學洋話設通事之義也。今人於學洋話，動謂方氏掌四方傳道，正哉，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懷方言，而管悅焉，即今學洋話設通事之義也。言不必已，已焉，亦古。調方氏，掌四方傳道，正哉，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我方貢致遺物，而送迎之，達之以節，即今特遣人稽察傳教及觀賽，險會之義也。他如弗人，譯弗字義，即知古人開礦，是直礦易於車水，水底之礦，方佳。西人照中土古法，用直繩牽鑿其妙。中代自三代後，見礦即挖，漸改用曲繩車水，雖而無佳礦，中土地實勝於歐洲，而莫知取，大爲可惜。又如粟字，煩煎五令，開後人無數法門，惜後人忽略讀過，總之格致之道，有宜變通者，有宜師古者。讀至欲新而無窮，數盡而無惑，二語，覺格致精義，盡在是矣。至特登火稍夏，則舜典惟明克允，一言以蔽之，每慨由明至今，以制義時文取士，舉益捨格致，而專尚時文，不知就時文論，亦當按時勢以立言也。試觀三代上語言文字，不分兩途，以當時之人爲當時之文，即就當時之事，或通今變古，或引

古禮今經典所存昭然若揭。今人作時文。只得代古人立言。好爲推測杜撰。甚至游滑空腔。終不敢輕議時務。直是僞古文耳。非其時文也。文事之失既如此。武略之失又如彼。竊見建隆自命者流。非曰能挽兩石弓。即曰能搬千斤石。問以兵法陣法。有若面熟。即行伍出身。亦祇令細習弓馬。而不講求駕駛輪船。操演鎗炮之法。殊不思上古爲車戰。中古易而爲弓矢。元明則漸尙鎗炮。近則專尙之。是今之由弓矢而變鎗炮。無異昔之由車戰而變弓矢。就令聖人復起。斷不能捨鎗炮而別有所尙。可以因時制宜耶。今欲去外夷之患。當先去中國之患。近日積弊約有八端。爲今京外通病。一曰爲僞。一副假面孔。萬不能實心任事。二曰尙利。日夕弱志。鋒刀。萬不能率心辦事。三曰忌刻。惟知防賢病國。萬不能與人共事。四曰因循。專事疲廢。萬不能爲民興事。五曰苟且。一味含糊。將就。萬不能細心廣事。六曰推諉。惟知互相觀望。萬不能擔當成事。七曰叢蔽。上下相蒙。更可飾有事爲無事。八曰拘泥。墨守繩尺。每拘古事例。今事。致因前事誤後事。無怪乎外夷深窺其隱。日恣覬覦。顧瞻四方。能無浩嘆。今者中土之南。則法人圖占安南矣。西北。則賊人逼築軍路。助喀叶喇爾占基華。黑龍江屯兵庫頁島。渾春及君士俱丁矣。英人已由印度築火車路。欲侵緬甸。思入雲南矣。宜欲廣種中土。暗入中土。彼反編其策。而後圖得占其利。又串法欲逼暹羅矣。東則蕞爾日本。漸逼高麗。郡縣琉球。時欲侵佔台灣矣。中土四鄰。盡盡被佔。民生日結。財庫日空。加以耶蘇天主教。遍地皆是。凡屬中國血氣之倫。無不髮指皆裂者。嗟夫。時勢孔亟。倘復廢日玩時。仍蹈以上八弊。恐浸至大潰隄防。雖不可救藥。宜乘此時。西人布於未定。中土人尙儼竹觀。所謂時不可失。正教時者。最用之秋也。誠謂今日當務。以分門判類。推廣格致。聖教爲首要。誠意正心。繼之。方謂之真理。



出不窮矣。琥珀氣始於法夷。由前明在澳門。國中士試琥珀以能黏燈草者爲真。悟出電氣端倪。遂擴充而爲電報。電物直淺單微矣。電分陰陽。即天地之真火也。陰陽相激則火生。人身及萬物中均有電氣。惟琥珀或玻璃絲火漆等。始能隔絕而聚之。計此火種細絲行可一刻而繞地球九萬餘里。他如西人算學。初名爲東來法。借模方卽天元一指南車。稱承自中土。周公尤爲西法本中法之顯殿。至輪船的創自西人。因汽學力學悟出。應讓其獨先者。但中土水碓風磨。用牛力用空力之器。亦復不少。道光時潮州藍開祥往外洋學習輪船機器。開中土風氣之先。誠舉操演通商。陸開礦築台製器。造船開墾。種植畜牧偵探諸大端。固可按各地情形。隨時隨事斟酌盡善。歷維行之。一年而相備。三年而大成矣。而防奸一節。尤宜加意焉。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倘能力極時艱。扶翊格致之聖教。倡率而振作之。分院教習。考究討論。盡變化擴充之妙。將見船炮之堅利。有不僅在西人上者。威外夷而使之向化。行見書之國史。遠紹前徽。由是奮而進之。藝三代上格致創始之盛。汎漢唐來格致淺陋之風。豈非中土大快事哉。昔顧亭林天下。那國利病書。好收奏疏文報。俾閱者藉知時政。是書殆其遺意。美夷務者。可借鑑前車。且議論不激不隨。固匡時者之一助爾。至丙辰庚辰。軍向臺灣。撫時感事。不禁傾倒言之。所冀留心時務者。乘時布化。聖言起行。以護守在四夷之休云。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孟秋下浣嶺南番禺鄒誠夢南氏謹序於五羊城西之寶事求是齋。



# 夷氛記聞卷一

英夷狡焉思逞志於內地久矣。大西洋葡荷亞即有詳於前明之得香山濠鏡澳以居。曰澳門。島中土物歸而搬運於西海諸國。諸國皆黷羨之。國朝康熙初。因鄭成功寇關。上下及浙粵爲沿海郡縣。於是遷民內居。築界牆。嚴海禁。洋舶自此不得入。設兵樹柵。置墩守界。惟澳夷地在界外。生齒已繁。不便就阡陌耕作。舍貿易又無以資其生計。乃於入香山縣陸道曰橫石磯。設爲關。許買食內地米石。計口而授。月兩啓放。內貨隨之得航出。大黃茶葉如故。轉輸濠海。得獨專其利。時英夷已據印度之孟阿臘海岸。開爲市埠。舉設公司局。稱東南洋轉相販買。自恨其市舟不能至粵。澳夷益甚。二十二年七月。提督施琅平臺灣。海氛大靖。又二年。南洋開禁。置江浙閩粵四海關。江之雲臺山。浙之甯波。閩之廈門。粵之黃埔。並爲市地。各設監督司。權政定。海時尙未立縣。英船至。則泊舟山。逾新墟定海。監督張寶勳乃築紅毛館城外。使居焉。其市粵。則自雍正十二年始。既乃厚集資本爲公司。稱公泰行。專以表會。司貿易。粵國官商定役。利其貨殖。饒裕。逐漸迭增其規費。徵索視浙關稱奢。巡撫楊文乾清釐以歸諸官。今關册所稱歸公例是也。未幾歸公者又積成正餉。而私收之規費未減。英商狡狡精心計。析及錨鍊。孟阿臘土番船之假英旗報以入者。率悉懸。受欺於吏役。且苛乾隆二十年。英商華苗孫知浙關費視粵減也。駛舟定海求市。當事請倍增其稅。慮以夷並市甯波。日久又成一澳門。民風土俗之有關係者大。是以更定其稅則。視粵稍重。俾洋商無所利而不來。意初不在增稅也。二





國自以貨多稅重，弁冕諸夷，又方戰勝佛蘭西，終不得有其地，欲倚重天朝，將爲諸夷雄長，每思所以得天朝心，莫若輸誠入貢，恭遇純廟八旬萬壽，其王喬治遣使憂爾尼備方物，先使其大班履呈總督請奏，請買物頗貴重，請免由粵道入都，是以買物運泊天津，上嘉其禮慕誠，備燕賚回賜，視他國優厚，事畢，從容出其王副表，請留一人居京師，理其貿易，使臣復臨內閣陳請，欲改由甯波天津通市，並求給舟山小島，與附近廣東省城一小地段定居，其來商廣州者，自城外下澳，及貨由內河載運，求免免稅，或酌減而少之，皆非買使所宜安干也，純皇帝念其化外無知，不予深究，但諭以所請均屬窒礙難行而已，使臣反復懇勸以諭其王，俾知所以不可行之故，時買舟先開，泊定海，侍郎松筠隨遊陸行至浙，代請免所市茶絲稅，且許由內河運粵，恐其所求不遂，或煽誘他國，隨令所總提鎮陳兵接護，條勅宣示廣督，俾存權交代，使他時考覈，五十八年事也，六十年復備買物，由駐粵大班波明呈總督代遞表文，陳及助兵攻剿，略事，重用兵廓夷時，大將軍聞其南界，忽有兵事，至是始悉其由，嘉慶十年，使臣多林文入貢，適海盜張保等猖獗，英兵船四泊虎門，請代捕盜，故有表稱有事，喜歡効力語，先是七年，英兵船六泊靈頓洋數月，殆有窺伺澳門意，因與佛夷構兵，慮佛人至，直揭其隱，爲所中傷，坊市亦表及之，十三年，兵敗於越南富良江，駛三船泊十字門登澳，嚴守諸臺，既又續來船八，兵目度路利越關，私入公司館，總督吳熊光知而曉之，不聽，則封鎖禁其買辦，凡四閱月，乃歸去，二十一年，使臣羅爾靈喇噴噴仍由天津入貢，尙書和世泰傳頌如津門節署，促爾使盡一晝夜，馳至關明國，衣裝皆舊，後奉皇帝御敕受朝，正使稱疾請假，副使以朝服未至，不能成禮，爲言，世泰遂亦以病奏，上震怒，却其買物，即日令使

出出都英火本意欲借買厚結天朝。希恩澤道。二頁而弗獲如所望。圖澳復不得逞。大班喇佛旋以洋商行用驟加二  
 十倍。諸商撫稟計下。司議。又疑不行。  
因定貨價每兩。抽行用三分。為辛丁。隨應棉花每擔。近抽二兩為加十二。他貨則定。  
 五兩。及運運與。皆取抽行用。並有內外用名目。此洋行商人所私增。致英商者。

於是英商積不平。屢形架整。道光中。著竹朱桂柏毀其夷館前馬頭。逮率其來船。旋泊外洋。舉八事要挾。以水利不  
 從而止。猶以載運鴉片為利不貲。而稅羨實足資其國計。常慮市易中斷。則利失無以立國。且屢受中國懷柔。亦無隙  
 可乘。無口可藉也。故隱忍久之。不敢驟發。蓋西南南洋五印度之南。中西屬諸英者十三部。而孟阿臘居首。與孟買都皆

鴉片所自出。乾隆初年以來。內地嗜食漸衆。販運者積歲而多。一時來至二萬餘箱。價值逾六千萬。由南洋新埠。陸續  
 運至粵海。伶仃洋船。隨費隨又運至不絕。謂之暹船。全恃沿海內地游手走私奸民。詳見為之載掉入口。灌輸內地。  
每

六萬八千餘箱。約三。沿海邊郡。遞於天津。皆憑船之所流注。販戶先收貨會城。入夷館。易鴉片單出。付買者。持示臺  
 船。則按數而給。  
海國圖志。鴉片製造。一在八達華。一在默達加爾吉達。稅總上可查。每年到中國多少。近來五六年間。孟阿臘出產  
 七萬九千四百四十六箱。內有六萬七千零三十三箱到中國。道光十三年。七千五百九十八箱。十四年。一萬二千零六

箱。十五年。九千四百八十五箱。十六年。一萬三千零九十四箱。十七年。一萬零三百九十三箱。十八年。一萬六千二百九十七箱。此  
 孟阿臘一歲數目。孟暹等處所發賣在外。每年印度所收鴉片稅銀白五百萬至一千萬不等。故巴釐滿達以印度為屬國中之第一。四五同  
 國受鴉片之利益不少。又在印度鴉片之稅。英國多年得孟阿臘地稅銀四百二十二萬九千七百七十二圓。地稅外又征收餉。現在常例外再  
 加四款稅餉。第一款。種波舉之時。即須上稅。第二款。波舉成熟之時。以估價之多少上稅。第三款。於取波舉汁之時上稅。第四款。  
 於出口之時上稅。合計收餉銀。連地稅。共收銀九百六十八萬四千餘圓。除公司貿易外。餘地皆禁止。不准種植。以免走私。其  
 除英國所轄地方外。他國亦有出產者。如麻爾法(或即麻六甲)地方。亦種波舉。且製作好。價值昂。先年有公司包攬時。三分中一分。  
 由孟暹出口。二分由路布亞國所轄之華孟出口。今却有十分之九。由孟暹出口。只一分由華孟出口。因此英國每年得孟暹鴉片稅銀百  
 萬圓。又一千八百年間。中國准鴉片進口。以藥材上稅。及後奉旨禁止。而廣東官府仍准鴉片運船。其時在黃埔。尚未得丁洋。二  
 年合運船不准開泊黃埔。由是得丁洋及丁洋水門等處。又定規條。每箱若干。自總督衙門以及水路文武官員皆有之。惟關口所得

最多。或在船上取。或在省城交收。皆逐月交納。亦有轉購片准折。每大白一箱以至百五十箱爲止。却無定數。此走私之光景。實可痛。若懲印度人不絛波畢。除非中國人不食鴉片。若懲中國人不買鴉片。除非印度人不執波畢。二者皆所不能。又零丁洋係中國寬地。並無兵勇管汛保轄。可以任外國人停泊。然水手爲人所殺。中國亦將兇手捉獲施刑。是中國人在相近自己海岸上。施行其治。以保他國之旗號。故亦可在彼處地方。行其所立之章程。不得謂在零丁洋面販賣鴉片。係合法之事。又英吉利之外。米利堅人銷用鴉片最多。道光三十四年。米利堅船。由中國輸出茶葉。不下一千八百六十八萬八千五百三十三磅。從前使無此數也。歐羅巴內地銷用茶葉。以荷蘭。俄羅斯。兩國爲最。荷蘭每年要銷二百八十萬磅。耶麻尼每年銷用一百八十萬磅。或二百萬磅。佛蘭西在廣東出口時。茶葉雖多。然沿途分銷。及到本國進口時。數已減少。只銷二十五萬磅。然只用以作醫藥之藥材。因佛蘭西酒多便宜。故不喜銷中國之茶也。俄羅斯茶在北邊蒙古地方買去。在道光十年買去五十六萬三千四百四十磅。在十二年買去六百四十六萬一千磅。皆係黑茶。由恰克圖等路運至俄色。再由水學二路分運至阿爾羅。其貨統給。俄領船。並售社船所運茶葉。皆不甚少。其印度各埠銷用之茶。每年有英國六七船前去售賣。其阿支比拉俄各島中茶葉。係中國運人輸出販賣。中國人海船。放銷蘇維文萊路哥尼阿新在坡附近各處。係順西北風駛去。英吉利人亦有在新奇坡買中國茶葉回國者。其茶均最上等。現在各島每年銷茶之數。年增一年。總商計之。中國每年出口之茶葉。有七千餘萬磅。與鴉片貨品。可以抵對。

道光十三年。公司以運藏失利。期

已久逾。聽臣民請散局而還其原貨於國。散商來舶益多。常貨無以遂其壟斷。故即以所分貨。載運鴉片。光祿寺卿許乃濟之觀察東粵也。稔知非特文告可禁。密將無所底止也。時懷隱憂。而未得所以清源之法。其同年生順德何太青分仁和。擢丞乍浦。罷歸。誼最投契。從容爲言。紋銀易煙出者。不可數計。必先罷例禁。聽民間得自種鴉粟。內產既豐。食者轉利。值廉銷流自廣。夷至者無所得利。招亦不來。來則竟弛關禁。而厚征其稅。資商必與易貨。嚴銀買罪名。不出二十年。將不禁自絕。實中國利病樞機。其如無敢舉以入告何。乃濟大爲所動。以質教官之暨課書院吳蘭修者。蘭修故嘉應知名士。號多聞。留心世務者也。亦是太青言。退爲論曰。弭害而暢明之。論云。天下之害。常與利相因。上焉者。利害均。其爲害之實有三。上焉者。據本黨源。次則嚴法厲禁。下則備置就範。亦如是止矣。若鴉片者。其於人也。利一而害百。其於國也。無繼未之利。有莫大之害。其弊之也。廢於無策。夫害至貴於無策。而不急爲之補。何異厝火積薪之下。而急其上也。請得而暢明之。鴉片之類有三。一曰公販。皮色黑。亦曰烏土。出明雅喇。一曰白皮。出暹羅。其氣惡。其性敏。能提神止癢。辟其於人也。柔而善人。神而易。久而則時失事。相依爲命。高者以爲中乾。而反。明知其害而不能絕也。嘉慶初。食者甚少。不



李可瓊以都轉假歸。皆門下士。相將入祝。共約以弛禁不使。阻其成議。酒間。果及奏覆事。可瓊毫且嬰矣。認認謂他日。子孫恐沾染。耗財爲累。鴻墀大言曰。事繫天下風化。累在吾鄉。聲聞百世。後青史特書某實首請弛禁若之何。胡以一家之私爲也。廷楨悟。即以禁約正嚴。匪勉糾繆。安知無濟。請從此力持三年。如至期果效。始計更張未晚。具稿。填魁列奏。竟非意所安也。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有瀕危宜防。請置重典之奏。

奏云。臣惟皇上宵衣旰食。所以爲天下萬世計者。至勤且切。而國用未充。民生空裕。情勢積漸。一世

其一世之比。其故何哉。考諸純廟之世。籌邊之需若何。巡幸之費幾何。修造之用幾何。而上下充盈。足稱極富。嘉慶以來。盡徵豐。士大夫之家。以及巨商大賈。奢靡成習。較之目前。不啻霄壤。豈意奢則愈豐。愈豐則愈奢耶。臣竊見近來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錢一千六百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蓋鴉片烟流入中國。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故告戒詳詳。例有明禁。然當時亦不料其流毒至此極。使早知其若此。必有嚴刑重法於將萌。竟例設凡夷船到廣。必先取具洋商保結。其必無夾帶鴉片。然後准其入口。爾時雖有例法。祇爲具文。夾帶斷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執鴉片子弟。日爲浮賤。尙知數歸。其後上自官紳。下至士商。以及婦女尼僧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烟具。爲市日中。盛京等處。爲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漸染成風。外夷來烟漸多。另有蓋船載烟。不遵虎門海口。停泊等丁洋中之老萬山大嶼山等處。此粵省奸商勾通通海兵弁。用帆快船裝帶。運出洋。運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漸漏銀至三千餘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方數千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曷此害人之物。漸成窮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各官州縣地方錢糧。征錢者多。及辦奏銷。皆以錢易銀。折耗太甚。無不賠累。各省鹽商。實鹽俱係錢文。交與鹽商。書之爭爲利藪。今則視爲長途。若更數年。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如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臣每念及此。輾轉不寐。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鴉片。所以塞之之法。紛紛講求。咸謂應查海口。杜其走私之路。似也。無如稽查兵弁。未必悉皆公正。既有數千萬之交易。分潤毫釐。亦不下數百萬兩。利之所在。誰肯認真查辦。偶有所獲。其屬寥寥。况沿海萬里。隨在皆可出入。一也。或曰。禁止通商。截其貽害之本。不知洋商載入呢羽繒表。與其所購出洋茶葉大黃湖絲。通計交易不足千萬兩。其沽酒利息。不過數百萬兩。係以貨易貨。較之鴉片之利。不數數分之一。故夷人之蓄意。不在彼而在此。今雖謂粵海關稅。不准通商。而烟船全不進口。停泊天津。房爲奇貨。內地吸食之人。刻不可緩。自有奸人搬運。故禁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二也。或曰。查拿典。嚴治烟館。雖不能消其源。亦庶可遏其流。不知自定例以來。典販鴉片烟者。發邊遠充軍。開設烟館者。比照左道惑人引誘其家子弟例。照賭擬絞。今天下烟販者。不知幾何。開設烟館者。不知幾何。而各省辦此案者絕少。蓋緣粵省總辦鴉片烟之人。揀設海口。自廣東以至各省關口。警署聯絡。各省烟烟之人。其資本廣者。嘗口包送。轉運青吏。容隱放行。轉於往來客商。藉鴉片爲名。恣意竊竊勒索。其各府州縣。開設烟館者。頓皆奸猾走役兵丁。勾結故家大族不肯子弟。素有聲勢。於衙門深巷之中。聚衆吸食。地方官之

大軍人。才於此。未必不虞其同好。三也。或自曰。開種粵之禁。皆內地禁烟。豈可與外夷所入。行之命久。不致被禁出洋。不知內地禁烟之禁。食之不能過飽。不為明敏之人。用以掩飾存心。而圖利。雖開種粵之禁。亦不能不編也。四也。然則鴉片之害。其終不能禁乎。臣謂非不能禁。實未知其所以禁也。大較舉。多。由於禁烟之盛。而烟之盛。由於食烟之衆。無吸食者。自無與販。如禁販者。則外洋之烟。自不來矣。今欲加外洋。必先戒而吸食。臣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歲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給一年期限。戒烟。雖重大之禁。本有不能斷者。若一年以後。仍禁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區之區。無不平允。查禁烟。吸食鴉片者。罪得極杖。其不指出禁烟者。即止杖一百。其三年。然斷種之苦。其於細杖。若罪其死。則刑之慘急。更甚於斷種之有極。臣知其情。而不敢。其不指出禁烟者。即止杖一百。其三年。然斷種之苦。其於細杖。若罪其死。則刑之慘急。更甚於斷種之有極。臣知其情。而不敢。其不指出禁烟者。即止杖一百。其三年。然斷種之苦。其於細杖。若罪其死。則刑之慘急。更甚於斷種之有極。臣知其情。而不敢。

兵日吸食。大為中國患。因條上分限。投首製具。與販處分諸法。為禁物永絕之券。奏云。部咨上。各省督撫各抒所見。臣查由杖加徒。已屬從重。若遇坐死罪。是與十惡無所分別。即於五刑。恐不為中。一則以犯者太多。有不可勝誅之勢。若試刑過重。恐計告誦。則民乘詐之風。因而愈熾。所以論死之議。私相擬議者。未嘗乏人。而當然上陳者。獨有此奏。然流毒至於已甚。非常法之所能防。而力挽頹











者。謂明人教。遺毒最甚。誠令生員各區所知。佛生員未能善悉。不肯遵保。即責成已歸保通之。其保之人。宜賦餘。一兵丁吸食。精神虧力。瘦弱不堪。在應明定章程。應加考驗。以除積弊。以肅戎行。每五人爲一伍。令其互相擔保。毋敢。所不敢保者。另立一書。請該委員試驗。一事友官親兵。統於兩月限內。將書中有無吸食之人。出以切結。屬員申途上。同官互相存送。以重責。經承小書。各該書役。亦應責成本官。設法查禁。亦應備指撥五人。互相擔保。一事東中東四三。口岸出洋之船。地風被檢。以及等項。或搜檢私貨。或查閱賬利。據海行夷。實令該口岸中。應設法查禁。毋敢出洋。衙門。備令五船互保。轉無人保之船。另遣一書。隨時檢次搜查究辦。即或查無實據。亦應編入岸地。交保約束。不准再令駕船出洋。其內河大小船隻。以及運家船。均責成地方官。一體查禁。倘有客商運賣私貨。許該船戶向該地方官實行首報。一船有標三風。或一二風。書寫大字三行。中一行寫某州縣某人性名。右一行寫某字第幾號。左一行寫某第幾號。一書寫寺觀飯店。所有習時寄寓之人。應由地方官責成廟觀店主。設立稽查。隨時呈報姓名。詳細註冊。每五日送該管衙門考核。許該廟觀店主。隨時將各客商運賣私貨。轉無人保之船。另遣一書。隨時檢次搜查究辦。即或查無實據。亦應編入岸地。交保約束。不准再令駕船出洋。一各客商運賣私貨。轉無人保之船。另遣一書。隨時檢次搜查究辦。即或查無實據。亦應編入岸地。交保約束。不准再令駕船出洋。

二月初十日。義律自澳入省。欲挾贖贖私逃。以爲匪賊澳門。或下船次。皆無如我何也。則徐偵知。撤其買辦。集巡船。圍泊夷館後。查獲嚴緊。使無從下河。而後斷嚴。防其遠遁。十四日。義律計無復之。乃請就夷樓黃埔。及旋洋。臺船所有。合二萬二百八十有三箱。盡數呈繳。記繳數雖多。然其中有內地人先向夷館交銀取單。未及繳還者。又有上年由粵赴天津。以海口查驗。不敢入。因面呈給單。仍借故藏匿者。似非與英夷之物。

總辦澳門月報。一云。據與中國。值香時二千五百萬兩。一云。據銷烟費一千二百五十萬兩。皆以所繳烟稅。香時值中國。兩數相符。是并借故者。亦作該船物矣。則徐親赴虎門驗收。凡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兩。以箱凡百二十計。轉淨出所呈數外。奏請派員解京。得旨令在海口銷毀。俾軍民知所震畏。乃開池。

引南水入。隨投鹽夾以石灰。俟其搗沸。旋自廢爛。事竣則免解京。有疑及所繳中多空箱者。不知何律當時實數無存。林臺船既空所繳。恐其聚泊生事。遂俾還國。海船多重載而後可行。船止旋拍船私。中船載之。非難不可。時事尚未。所以謂林公不知外國情事者。此一端也。續至者。亦令續繳。甫至關。即開行者。免其窮追。此煙始末也。湖考廣中鴉片。

人口。以藥材收稅。來向無難。厥後惡吸食傷人。除其稅而禁之。嘉慶中。私販日盛。刑加食者。獲總商頂戴。雖盡具毒。

結總局其文始則屯於澳門自香山東仰佛得罪乃改國島增船既廣內河受制又相船而盡事於伶仃急水等洋每

製出即載至新埠轉輸粵源源輪運竹箱來數則十貨可窮詰道光十三年後甚至者已七千餘箱至是且萬有六

千餘箱矣富阮元官總督時知液毒日深終必決裂而內地商民資以求貨欲操其本而無從也則密奏鄂事屬廣除

爲之計無如代者漸積因循李鴻賓創設兩廣巡船道光九年而月規及從此起水師關口視爲利敵內匪私製船形如

蟹百翅飛運而之快似代爲滑輪行無曉夜過查捕僅十之一不能避則砲抗兵船過之亦不復向關外洋運水入濟

則免征稅火均米至較多往往因而夾壓米船以人盧坤知巡船積弊立令嚴撤十二年已不可及廷植始至與中軍

副將韓慶慶言之十七年肇慶佈其於如蔣大彪倫朝光王振高徐廣梁恩升保安秦豐製查爲經時取奉船數百箱

聞自出所得規貨易紋銀爲報功地官慶未幾而獲據總兵賞花翎每指文員規費語其徒實皆假名以入己囊廷植

但見報獲舉至以爲實效可觀無可起疑且易紋銀爲私貨贖貨總公至巨萬變幻更出意外事因其秘即有聞見亦

疑信參焉無取質言者實不疑肇慶之相負至此也林公在道未至。郭公爲子言。少爲在兩湖查繳烟具。以爲民間無具可用。即爲戒絕之說。殊不知其弊。而凡可備以爲戰而食之者皆具也。時方在

二學右署押房隔室中。因指視銅水。曰。曹德榮茶。茶碗撤去。猶可以此處爲飲具。正源之法。却不在此。惟互結一法。會可行於烟。可先就其意行之。予既陳在案。方結。謂未開兩廣船名目。請因便核會。蓋凡遠京與船之往來北江者。其細必再兩廣船。事人因亦稱

日兩廣船。與海口巡船名目相同。但船船止在內河往還達州江口。挾私或有成無。即有亦感零星。原無與許。其時公乃密令通弁者。至船船泊處。詳訪至再。不可謂不隨知隨辦。無如神機之竊。能出意料外。海口兩廣船名目。尙未入公耳也。聞規費之歸於員者。每

傳前署爲言。尤覺難可整指者。則真如說言及三公子無名氏題詩。他從耳食。又有月錢三萬六千金。及何時歸雲漢傳信。自皆歸山。郭公聞之。惡其無根據。因有查辦從嚴。不利食者。致作爲時歌之奏。及至奉旨查辦。又不欲爲己甚。時聞署有合江兩廣官

在署者。其所聞作者姓名告。固得詳傳聞。非有所證據也。先是公前至粵。屬其門下陳舍人鴻輝爲覓品學兼優之士爲公子師。舍人鴻輝於子。予以其人並南海林學正伯桐廬。公命取閱所著書。其人方館經席。人豐。爲答子使辭之。而感公知己之意。津貼增外。下

以書呈。是已四年矣。公偶言及作詩事。子肯請前君感激語。由是釋然。其延林時。公子方舞象。授經之暇。輒講古語。無故不令人內。書房門在二堂庭左。故老役守之。署內人且不得入。入則公自房窗一窺即見。迨西齋開兵去。更格守館規。旬日不入。一日童子出。向館告片刻假。林恐其荒蕪也。笑謂盡學書乎。遲速巡運座。頃之。官威有長輩者入言。今日其先夫人木主本安聖第。署中亦同時行禮。林乃憮然曰。何不實告。幾誤矣。其時國事教如此。林知之最悉。林故族譜通儒。後。紳紳舉祀鄉賢。言動皆爲人信。每談此。未嘗不痛哭也。據林公合親風儒主。陳積弊。各書所知。則徐因其鄉人之久於粵者。習聞水師得規故縱之說。乃選集會於片紙。數百人無一言及公子者。可見公論之自有在也。

城學秀越華羊城三書院肄業生數百人爲觀風試假學政考棚。扁而考之。卷夾條紙。開四事爲問。四事。一大口所在。客星版戶。一令各就耳目所及指出。而不書已名於紙片。一斷絕禁物法。卷冊先由監院教育。於是諸生各以所聞詳齊於紙。則盡備述。前一夕預傳刻匠。以三鼓刻印。留於行署。詰朝乃出。點名後。諸生見條紙始知。

悉屯戶姓名及水師賄縱報獲功欺朦大吏狀。商之廷楨。奏褫肇慶職。盡發遣其屬弁。當時林公有嚴議至死罪之意。子終以郭公故體之。然當認諸人。郭公適至。統却之。直書以方訊罪。惟恩升僞爲目疾。禁未起解。奏定賞繳煙夷船茶葉計箱給五十勛。每石茶稅銀二兩五錢。洋行會館。石抽銀六元至九元不等。有公司時。洋商包餉費至六兩七錢。隨時沿途海口七八處皆有稅。至英國。則每茶十二兩。納三錢七分五釐。較原價已加一倍。并水脚與武夷買價已及數倍矣。此出自恩賞。雖五十勛已不薄。

則徐探知夷埠煙稅最重。歲留稅充孟阿履經費有餘。盡收歸國庫。王享其厚利久矣。今中國舉禁絕吸食。而來源未斷。是當責諸其王。王果恭順天朝。則宜在彼先禁栽種。此後私產不前。庶可永享樂利。於是會督撫銜。照會

英國。予言於林公。謂宜奏請勸諭。且引乾應慶兩買。中領以勸。似可率由舊章爲言。林公以兩次之賜勸。皆有使臣可帶。今既不領。以人往。事當敬慎。不如由大臣照會爲當。惟應嚴律未必肯代寄。予舉廣東中勸賜勸。亦慮及邊目阻隔。因寄商人至。交其轉行聯發。此次似可交西

並慮義律懼王以己不善辦理受責。辭不肯收。收亦浮沉。文既未達。終無實耗。乃繕封數十。按其在粵國船及他國船之必抵其儲蓄。城者船與一通。使歸投焉。以期必至。照會云。照得天道無私。不容害人以利己。人情不遠。孰非親殺而好生。吾國

在噴洋二萬里外。而回此天道。同此人情。未有不明於死生利害者也。以天朝四海爲家。大皇帝如天之仁。無所不顧。而遐荒絕域。亦在中華哺育之中。廣東自開海禁以來。波濤貿易。凡以內地民人。與外來番船相安於樂利者。數十年於茲矣。且於大黃茶葉湖絲等類。



比才月間價更賤。後因者已少。價務漸已減落。前月十六日。按得印度來信。投自七月間。廣東已將英國貿易停止。遂至茶葉價直。又漸昂貴。至前月下旬。俾該國家與中國打仗。茶葉價更增長。自該市上賣茶之人。皆因種不實。買茶之人。到外購買。者不能得。以致下等之黑茶綠茶。亦如常時好茶。每斤大英一鎊價值。又雖烟時。鴉片價值。每箱不過洋銀二百五十圓。何名英國人將烟賣與英律。是雖之時。又索價每箱五百圓之多。欲望英國庫中儲備之。故英律以待命為請。其不敢具結也。實恐知南洋息辣新嘉坡諸市場。積額鴉片尚多。運至伶仃者。方源源不絕。自備人疏職小。無與援於國。倘一運

中國結狀。則來者貨沒人殺。皆出其手。為指顧間事。而彼國尚未之知。肩任重。大用是籌之愈決。持之愈堅。云云。日昨

據英於較。餉項酌。三辭而退。入城已及更深矣。適分之愛。致每常籌辦而已耶。飲使辦辦海禁。極為嚴密周詳。通商所關。為國計。則下出駐虎門。令劉全兩團員勒取義律結狀。要其不我從。則屬頑梗。然在鄙見論之。飲使彼能良結。亦不過一時虛應故事耳。俄之飲使平牛實事。是之意。似有尚宜細思者。事繁中外。大防生民至計。籌獲一得。弗敢避盡誠。蓋時求內地無鴉片之傳。必外邦無鴉片之種植而後可。鴉片之來。自開關已入稅則。今權濫未去其條。但從前止供藥材。後嗜食。則製造多。其勢然也。英與白乾。雖初年。攻誠孟阿。即古印度海口。駐守至今。凡租地開花取液出口。四散其稅。所以資於鴉片者甚厚。彼地地無有限。而鴉片乃日尚無窮。非上番徐耕。而種植。不能多至於此。其來也。先國之於新埠。而運至丁洋外之靈船。隨即隨。隨實隨。源源不絕。情形如是。今其結之。能日陳兵於口岸為之。而設法不令人虎門。而自老萬山外。無極諸者。運輸內地者。安所截止。目前雖雖燒淨。恐不轉瞬而毓。即以具結禁。而鴉片且接踵矣。故善後之策。實難計其萬全。不知明白宜。使英律速還。國上。轉切難。謂中國既禁。野斷絕而後止。將來則必失利。而德實亦隨以人官。英商即從之受法。種種守。何嘗懸。今中國一視同仁。特下以三年期限。令外邦種植鴉片。得以立行改種。未幾樂非之思。凡地性所宜。可資生英者。證斷未有鴉片之前。就地種植。以所出代鴉片。而酌生計。語迫切而時向從容。食利之邦。宜知去害。一俟三年期滿。孟阿雖生計有資。鴉片既不製造。則來商自無從獲。至此方為善絕根株。尙恐義律未明大體。不敢違違其王。似宜加以照會。彼方圖天朝之市。備行法之嚴峻。安在不能如響斯應乎。在飲使思慮。飲食教。數月於茲。相待漸為至厚。每思抒忱獻。竟便。佛是道駐海。而無自。且海禁一役。大人與中丞公同辦理。永無。用蓋設陳於左右。盡善。請水。以五家互結之法。當本行司。當時所。兩關事務。則。來商以地多土。本行願望見。始知通行文件。均及。自問。延至五月。會有英船水手。毆。備。為公。每一念及。時。茲可否仍作。勿令。備。伏乞。延至五月。會有英船水手。毆。村民於尖沙嘴者。正嚴勒取結。怒其。報主。夏令交兒犯。抵。義律購。正兒。自拘集其。起事。火五人。聽官責。尚未敢。形。適也。處分。於是任其設法。備。轉非所以畏。外。請。免其。令。日。於澳門。而。官。會。



取供。俄艦既法。仍不官其。則徐恐義律久居澳門。得與西洋人交結。為奸。論以英商在澳。原為辦貨。今貨船  
 行則。自是俄人無不方。則徐恐義律久居澳門。得與西洋人交結。為奸。論以英商在澳。原為辦貨。今貨船  
 斷不入口。無船可開。無貨可售。返還無謂。令其概行遷出。下令禁絕入澳。該貨。西洋人懼為所累。莫肯為英所傳。義律  
 不得已。攜其妻若子。往澳。英夷五十七家。倉卒下海。暫出尖沙嘴。泊。由是諸夷怨甚。其國書設護貨船。兵隨貨至。大  
 者護以二船。小者一船。貨人留兵外洋。英夷既出。澳夷代請將船盡遣去。夾帶者貨充公。而人不殺。謂西洋向不知  
 有新殺例也。則徐以所請不與內地辦法及各國結語。畫一斥之。保純屢促義律具結。義律轉以結則己受累。故開誠  
 以告。保純亦無以難也。遂勸其自請船至口岸。泊候盤驗。意以為夷商畏盤失貨。臨時將即甘自投結。可省口舌也。義  
 律未明其用意所在。謂私但入官。仍未至正法可行也。欣然從之。旋具牘代請。為則徐駁。事已不行。而義律誤以為  
 委員許之矣。既知仍雷結。怒大吏反覆。羣夷因慈義律督護貨兵。與我舟師抗。數自易其官名。自是始決意內犯。洋面  
 皆出舟師。帶小舟載引火物。燒其差船之不肯回國者。八月初五日。英夷所雇呂宋墨爾那二桅差船。泊潭仔洋。傳  
 私舟師二。率二火船至。首尾夾燈。頃刻燒盡。夷乘下水逃者悉撈獲。九月晦。義律率其得喇士等貨船三。與夷炮應  
 招新至兵船二。赴九龍山礮臺索食。突攻我師船。參將賴恩礮擊之。額其三桅船一。夷駕三板駛近助戰。皆中於礮。餘  
 退泊尖沙嘴。味爽。復配械於三板。再至。亦被擊。旋自駛退。諸夷譁以為怯。是日。適有英船繕結紙求入者二。義律揮其  
 兵阻之。先二日。英兵船二自澳來。至穿鼻洋。兵目士密。譯其新開紙。今投詞虎門。請停攻。燬尖沙嘴船。俟其國信至。事即  
 定。約其船退三里候批。提督關天培仍責令交兇。原封擲還。隨領五船巡洋。士密誤疑專以戰出也。遂燃礮迎擊。師船